

謹獻給

慈溪市圖書館

珍藏

讀者 洪良輝



二〇〇三年

浙江慈溪洪佛欠遺著

悲華經舍小說存（手抄本复印）

前言

嫡孙 洪联辉书

先祖父洪佛矢 1874 年出生，浙江慈溪三北洪

魏村人，初名水麟，有时以用近音字巢林或植聆，

佛矢其号也。1898 年卒業於宁波储才学堂，1899 年考入上

海南大学，1904 自费赴日本学，加入同盟会。1906 年学

成回国，带回珍珠东舜水遗书。1910 年任上海《天

铎报》主笔，1917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9 年在宁波四

(续上) 先祖父热爱祖国，其所处年代，民族多难，
将自居室称为“悲华经（楼）舍”其著作即行於
世的有：《悲华经舍文存》、《悲华经舍诗存》、《悲
华经舍小说存》、《悲华经舍什著存》等。

早年见到的《小说存》，仅两篇中篇。2002年夏在浙江
图书馆发现^我叔父祖庆（字叔衍）的手草本，颇为难
得，要求复印，开价页六元，产权转移，怎有约定！肯求
再三，才同意页印三元，无可奈何！为之记。

浩佛天先生小說目次

芥和尚之跡

一

三七

劉僧之女

三

六五

碧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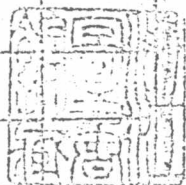
六五

七二

酒徒鄭一

七三

七六



茶和尚之姊

天醉生至李生所請李生談禪李生曰吾豈能談禪乎試
為子言學禪之女
吾友有吳生者廣陵巨室之子貌為翩翩美少年也少得
良師友於學無所不窺尤深於內典年二十二授徒僕四
人出作汗漫遊閩華山之勝西行時中原鼠盜出沒林莽



洪佛矢先告小說

間為行人意。一日將近陝州。日已夕矣。生率諸僕。循途而進。時及戌刻。月為雲掩。不能辨路。才皇惑間。有盜掩至。約十餘人。欲襲生行李。生驚墮馬。三僕聚而護生。一僕名阿斗者。隻身敵羣賊。羣賊皆持刀。向阿斗狂斫。而阿斗手拔道旁短樹。回旋而舞。忽聞鏘然有聲。則一賊之刀墮矣。阿斗伏而取其刀。起擊賊。一賊吼曰。吾臂斷矣。旋覺倒卧者三人。餘賊盡奔。阿斗不追。還而視生。其三僕之輩。皆曰。吾固知汝之足以了此也。僕之長者曰。王三。技尤勝於阿斗。

葬和尚之姊

阿斗師之餘二僕亦至三之亞也	生家既富於賢故其又糾此四僕以衛生行此大過盜竟	藉以無恙雲漸移月微明竟得小逆旅逆旅主人亦盜侶	也知生率諸僕殺其友謀報厥仇乘生寢擾戶而入欲殺	生王三卧於地觸其足醒奪主人劍判其腦明日吏至知	罪在主人僕為衛主計無罪生出金幣逆旅主人而行	吳生既行鼠盜隱迹其後每欲乘怠擊之而吳生僕輩	儻甚嚴終不敢動也吳生謂阿斗曰予前久以一人殺五
---------------	------------------------	------------------------	------------------------	------------------------	-----------------------	-----------------------	------------------------

盜技固工矣。然他盜不退，予必敗。阿斗曰：此易事耳。吾乃
救吾師王三繼之，則盜又何能為？王三曰：吾嘗夜行入深
山中，首觸奇鬼之腹，仰首始見其面，髮散而睛赤鼻凹而
唇闊，伸一臂攫我而挾之於腋。我故不作聲，隱以手搖囊，
得小刀一，用刺鬼脇。鬼大噉，擲我於地，舉巨足蹴我。我躍
出其後，自其背而推之。鬼竟立不動。我懼而奔，鬼轉而逐
我。勢且及我，舉石擲之。中鬼額，鬼猶前進。若不觉也。我不
得已，乃閃入樹林中。緣高杉而上，鬼目炯炯，覓吾不已。既

孝和尚之妙

而見我在樹上，乃合手以搖樹。樹倒而我墜矣。鬼大笑，俯而視我。我乘其驕，即以左手挽其頸，右手抱其腕。鬼氣既過，兩臂不能舉。豫時而鬼死矣。吳生曰：子何以知其為鬼？王三曰：吾守鬼屍，这天明，惟血液少許，濕枯草間而已。非鬼而何？凡吾之力，可以殺奇鬼，畏盜何為？吳生笑而領之。既而阿斗又曰：吾家居時，火災於鄰宅，吾罕有病，牛二晉挾而出之，喜輕如舉二卵。明日試之，則不能復然。此又何故焉？他僕曰：吾鄉少年，作橫於鄉里，力敵三十人，一旦

我我提之入河如捉雞入湯彼哀號不已我乃笑而遣之
又一僕曰吾之費厚我得妻年甚少為惡僧誘奸僧力能
舉石白自置於頂行十里不息吾友乞我助之聞吾至僧
處以一指起石白轉之如旋風僧大懼自此他去不再至
吳生曰甚矣技之不可以已也然是日行及暮諸僕皆敗
於盜
吳生與四僮僕且行且語時方秋初暑未盡也阿斗曰今
夕月望天無片雲吾輩夜行殊佳王三曰吾腹忘飢得飯

後乃能行。然王三之意，殊不在飯。行震所貯牛脯，足以療
飢。而王三不欲噉，其意蓋在酒也。王三固力士，而嗜飲特
甚。嘗卧破屋中，聞鄰舍酒香，踰垣盜飲，手巨杓，狂吸至醉。
釀酒者醒而見之，見為王三，憚其力不敢近。隱斜十餘人
解之，王三一吼，十餘人皆廢。釀家主人，少年嫺居，聞警起，
呼王三曰：「三哥快人，吃吾家杯酒，何以喧為？」請入吾舍，更
斟陳酒供之。王三入而再飲，浩醉歸。明日嘔瀉不已，病卧
十餘日，乃起。歎曰：「吾以好酒故，乃為兒女子所累，然嗜飲

如故行過酒肆必飲而後行阿斗知其然也故謂之曰前
行數里當得酒肆王三大喜吳生曰兵燹之後村落邱墟
風景荒落殊不耐觀吾甚悔此來王三曰吾昨飲於肆酒
味亦殊劣吳生為之大笑

未幾果得一酒肆吳生下馬入坐壓酒者一奇醜婦人來
往蹀躞狀甚恭謹吳生嘗其酒不能下咽自取子脯啗之
而王三與阿斗輩累飲於側座吳生起謂王三曰日已夕
矣盍訪宿所醜婦人曰宿此亦可吳生不應阿斗曰吾園

謂不如夜行佳也。醜婦人曰：諸客自南方來，不聞此間有
莽和尚乎？彼方特請客，諸客殆往而就死耳。時三三已醉，
問婦人言，問曰：莽和尚者何人？乃欲殺吾輩。婦人曰：莽和
尚者，年十六七，牙身為盜，殺人無算，莫不致捕。阿斗曰：是
何能為？三三曰：吾必往除之。吳生年少喜事，又督諸僕勇
欣然躍馬而行，諸僕從之。三三且行且歌。
王三前阿斗與他二僕後，吳生聞之，踏月影而行。阿斗力
士尤近滑稽家，途中信口撰小說，以媚吳生。吳生知其誕。

姑妄聽之。聊以自遣。阿斗曰：吾鄉有寺，曰白雲寺，有僧自
遠來，據而主之。僧能畫能詩，鄉之秀才皆與之遊。顧僧性
淫，聚尼媼而開之隱室，俛而相逐。吾方少年，博而負，意僧
富，夜入寺，踞僧臥室之頂，起其瓦而覆之。見尼媼十餘人，
對僧作種種態，爭先後就僧。僧竟不倦。天將曉，尼媼散去，
僧留一老媼與共飲。薑、高粱、三巨瓶，乃寢。吾怒僧甚，入而
捫之。僧方酣卧，乃殺之。媼覺而躍起曰：奈何殺吾所愛？曰：
余阿彌陀佛，不置。余笑而止。恐事發，故遠道。彼僧者，奇人

也使其未酣。吾力不足以死之。至三日。僧固不可測。吾所
遇一尼尤奇。吾少嘗為盜。入一富家。富家家有女。少寡。大歸。
擁奩甚富。吾率儔劫之。女方與一少尼共坐。相與誦經。不
欺。余之儔持白刃脅之。少尼出一指。點其額。余視之。已印
卧不能起矣。余駭極而奔。吳生曰。是一僧一尼者。未知視
酒肆婦人所云。蔡和尚者何如。阿斗曰。蔡和尚者。無是公
也。酒肆婦人計留吾輩宿。博取金錢。故據斯言。以誑吾輩。
王三曰。此言近之。即有蔡和尚。如彼所云。亦難信耳。何足

畏言未畢一人自叢樹間躍出大聲曰汝輩何來何罵莽
和尚王三駐其馬令曰吾自殺和尚阿斗輩自護主人阿
斗前行近吳生而和尚已牽生下馬掖而疾走入山蹊中
去王三阿斗苦追之然而和尚行遲熟輕迅如飛竟不能
及未幾和尚與生俱失惟見空山月影衰草霜華而已
吳生文而弱為莽和尚力挾而行深入山蹊始喜阿斗輩
救之既而追號之聲漸以益遠四望皆荒林頑石溪流夾
月作叫囂聲苦為吳生呼救者顧自莽和尚外無一人在

其側行近亢崖。和尚置吳生於草茵之上。笑謂之曰。先生
渴乎。吳生不敢答。和尚復問之。吳生徐視其面。則和尚者
貌美秀。其眉目尤似好女。而年較弱。惟生儒衣冠。而和尚
充其首。不冠而短其服。手持一長劍。可三尺有餘。撫視生。
若憐之甚者。生大奇之。以為如此人。乃孔氏有力。樂於殺
人。乃應之曰。吾固不渴。子何苦飲人血。和尚曰。吾嗜飲血。
不嗜人血。嗜人血者。吾往做官矣。生曰。吾聞和尚殺人。多
矣。和尚曰。吾所殺者。人而獸者耳。生曰。今亦殺我乎。和尚